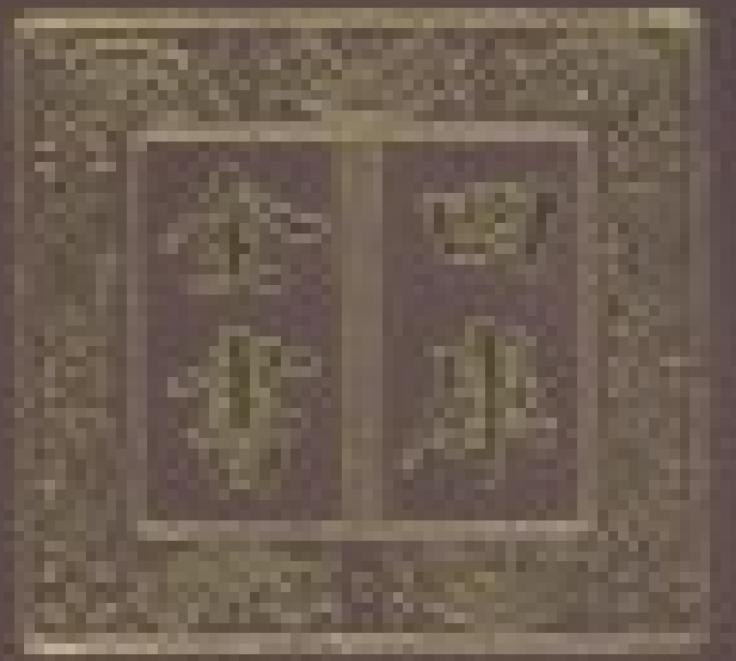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第五七三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水
卷

經

首注

後魏
酈道元撰
.....
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水經注卷首

二

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卷首

御製熱河攷

攷水源而不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脉絡分合之由雖博綜載籍稽諸故老之流傳不能參互而訂其跡曩或以熱河為濡水之源余固心疑之而未暇深攷夫濡水即瀝河自多倫諾爾之北而來其源甚遠又折而東南數百里乃喀喇河也又東南流數十里至鳳凰嶺熱河乃南注會之不應其源反出於此蓋濡自有源而熱河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又別有源是不容紊今秋駐山莊達喀喇心郡王拉特納錫第內大臣努三往尋熱河之源則得之于察罕陀羅海蒙古語察罕謂白陀羅海謂首蓋以山阜得名其地距熱河二百里而羸流經固都爾呼達巴罕麓蒙古語固都爾呼者伏行達巴罕者肩也遂名固都爾呼河西南至於中關東茅溝河水自玳瑁溝出西

南流注之又合而南流賽音郭勒河水蒙古謂好為賽音河為郭勒自霍爾霍克蒙古語謂熱食達巴罕謂熱食達巴罕之三道溝出南流折而西

南與湯泉

東北山莊

合又西注之三源既匯又西南流

沿山莊東北歷錐峯下山莊行宮內亦有溫泉流出匯

之于斯始有熱河之名南流折而東復折而南入于灤

是則熱河乃會濡水而非濡源審矣酈道元水經注云

濡水又東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曰西

藏水西南流東藏水注之東藏水出東谿西南流與中

藏水合又南右入西藏水故目其川曰三藏川又東南

流逕列谿謂之武列水東南厯石挺下層巒之上孤石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三

雲舉高可百餘仞其水合流入濡接道元所言石挺即

今錐峯其曰三藏水即今固都爾呼茅溝賽音郭勒三

源則熱河之為武列水無疑第古今異稱今人但知熱

河而不知武列耳然所云三川合流之敘則不足据今

攷固都爾呼為西源茅溝為中源賽音郭勒為東源西

源自北而來先合中源又南始與東源合道元所謂西

藏水又豈能越中藏而先與東藏合哉此其敘述錯綜

已足疑惑而以中藏為先合東藏則又其顯然大謬者

也又如以濡水為經白檀北夫白檀乃今密雲實非濡

水所經則誤以漢書地理志之洹水亦名鮑丘水即今潮河

為濡

又從而傳會之矣蓋徒尚耳食而未親履其地晰其支

派脈絡分合之由母怪乎其舛也或以為熱河既會濡

而東入于海則謂之濡源亦無不可何須置辨是大不

然夫江淮河濟何一不入于海而皆謂之海可乎昔禹

貢載導河自積石或以為亦若江之岷山淮之桐柏矣

及平定回部乃知河源自葱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三

水瀦為蒲昌海即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諾爾

伏流地中復出為星宿海蒙古語謂之鄂敦諾爾即元史誤譯為大敦腦兒者

其水在枯爾坤之東昔皇祖遣使窮河源得之于此御製文以記其時因部未入版圖故止及星宿海也

至積石始名黃河則大禹所記亦第就目所經見者而言道元又安能以所未

經見者而一一詳訂其曲折也耶苟非命使親履其地

烏知此之為是而彼之為非乎近勅儒臣輯熱河志故

攷其源俾知所從事若夫濡水之源則更俟他日詳攷

之

御製灤河濱水源攷證

灤水見史傳者凡五也。廣輿記出易州舊獨山一名匣

女水者，易州之濱也。竝音僑左傳出高陽者，河間之濱

也。音而三水皆由天津入海，此獨石口外之濱，音如難

音與濱近，其水自由永平府之樂亭縣入海，與畿內三

澗迥不相涉，又水經注蒼梧之濱水出永豐縣濱山字

亦音僑名，亦遙相同耳。

而惟灤河之濱水源遠流長，雄于其四廊

道元水經注所云出禦夷鎮者，昨歲命方觀承考濱

源委亦既繪其梗概，條分縷析而為之說矣。然以漢文

訓蒙古語未如同文韻統得字音之正，而鄂博之類穿

鑿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卷首

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

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所由殊然，則就同文

韻統會中外而傳濱水之實詎不在此時乎哉？

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國古爾山

山焉，興安正幹自張家口向東至獨石口外為大山折

而西北過上都城入于圍場之海喇堪與興安大嶺相

連，屬出泉處較興安山梁尤為特出，山陽山陰樹木茂

密，與他山異，信為名山。山陽為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

濱蒙古游牧地，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諾爾涓流曲折伏而復現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卷首

摩霍爾和碩，自都爾本諾爾至

三道河自東來匯之，其水一出伊克達巴罕一出楚河，始暢又

西北流，復有二小水，一自布爾噶蘇台一自克爾哈達

立隆者重循其源，以至其委，于是二千餘里之灤河曲

折分合盡得其實，因詳注其地名及諸水之匯流而酈

道元歐陽修等茲元史河渠志所載相舛誤者，都為四

條攷證，如左夫江淮河濟中國之四瀆也。其理大物博

較之灤河濱水不啻倍蓰，而禹貢以數語盡之，茲注濱

水數千言，猶有未盡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蓋得

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

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所由殊然，則就同文

韻統會中外而傳濱水之實詎不在此時乎哉？

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國古爾山

山焉，興安正幹自張家口向東至獨石口外為大山折

而西北過上都城入于圍場之海喇堪與興安大嶺相

連，屬出泉處較興安山梁尤為特出，山陽山陰樹木茂

密，與他山異，信為名山。山陽為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

濱蒙古游牧地，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諾爾涓流曲折伏而復現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卷首

摩霍爾和碩，自都爾本諾爾至

三道河自東來匯之，其水一出伊克達巴罕一出楚河，始暢又

西北流，復有二小水，一自布爾噶蘇台一自克爾哈達

立隆者重循其源，以至其委，于是二千餘里之灤河曲

折分合盡得其實，因詳注其地名及諸水之匯流而酈

道元歐陽修等茲元史河渠志所載相舛誤者，都為四

條攷證，如左夫江淮河濟中國之四瀆也。其理大物博

較之灤河濱水不啻倍蓰，而禹貢以數語盡之，茲注濱

水數千言，猶有未盡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蓋得

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

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所由殊然，則就同文

韻統會中外而傳濱水之實詎不在此時乎哉？

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國古爾山

山焉，興安正幹自張家口向東至獨石口外為大山折

而西北過上都城入于圍場之海喇堪與興安大嶺相

連，屬出泉處較興安山梁尤為特出，山陽山陰樹木茂

密，與他山異，信為名山。山陽為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

濱蒙古游牧地，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諾爾涓流曲折伏而復現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卷首

摩霍爾和碩，自都爾本諾爾至

三道河自東來匯之，其水一出伊克達巴罕一出楚河，始暢又

西北流，復有二小水，一自布爾噶蘇台一自克爾哈達

立隆者重循其源，以至其委，于是二千餘里之灤河曲

折分合盡得其實，因詳注其地名及諸水之匯流而酈

道元歐陽修等茲元史河渠志所載相舛誤者，都為四

條攷證，如左夫江淮河濟中國之四瀆也。其理大物博

較之灤河濱水不啻倍蓰，而禹貢以數語盡之，茲注濱

水數千言，猶有未盡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蓋得

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

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所由殊然，則就同文

韻統會中外而傳濱水之實詎不在此時乎哉？

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國古爾山

山焉，興安正幹自張家口向東至獨石口外為大山折

而西北過上都城入于圍場之海喇堪與興安大嶺相

連，屬出泉處較興安山梁尤為特出，山陽山陰樹木茂

密，與他山異，信為名山。山陽為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

濱蒙古游牧地，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諾爾涓流曲折伏而復現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卷首

摩霍爾和碩，自都爾本諾爾至

三道河自東來匯之，其水一出伊克達巴罕一出楚河，始暢又

西北流，復有二小水，一自布爾噶蘇台一自克爾哈達

立隆者重循其源，以至其委，于是二千餘里之灤河曲

折分合盡得其實，因詳注其地名及諸水之匯流而酈

道元歐陽修等茲元史河渠志所載相舛誤者，都為四

條攷證，如左夫江淮河濟中國之四瀆也。其理大物博

較之灤河濱水不啻倍蓰，而禹貢以數語盡之，茲注濱

水數千言，猶有未盡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蓋得

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

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所由殊然，則就同文

韻統會中外而傳濱水之實詎不在此時乎哉？

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國古爾山

山焉，興安正幹自張家口向東至獨石口外為大山折

而西北過上都城入于圍場之海喇堪與興安大嶺相

連，屬出泉處較興安山梁尤為特出，山陽山陰樹木茂

密，與他山異，信為名山。山陽為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

濱蒙古游牧地，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諾爾涓流曲折伏而復現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卷首

摩霍爾和碩，自都爾本諾爾至

三道河自東來匯之，其水一出伊克達巴罕一出楚河，始暢又

西北流，復有二小水，一自布爾噶蘇台一自克爾哈達

立隆者重循其源，以至其委，于是二千餘里之灤河曲

折分合盡得其實，因詳注其地名及諸水之匯流而酈

道元歐陽修等茲元史河渠志所載相舛誤者，都為四

條攷證，如左夫江淮河濟中國之四瀆也。其理大物博

較之灤河濱水不啻倍蓰，而禹貢以數語盡之，茲注濱

水數千言，猶有未盡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蓋得

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

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所由殊然，則就同文

韻統會中外而傳濱水之實詎不在此時乎哉？

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國古爾山

山焉，興安正幹自張家口向東至獨石口外為大山折

而西北過上都城入于圍場之海喇堪與興安大嶺相

連，屬出泉處較興安山梁尤為特出，山陽山陰樹木茂

密，與他山異，信為名山。山陽為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

濱蒙古游牧地，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諾爾涓流曲折伏而復現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卷首

摩霍爾和碩，自都爾本諾爾至

三道河自東來匯之，其水一出伊克達巴罕一出楚河，始暢又

西北流，復有二小水，一自布爾噶蘇台一自克爾哈達

立隆者重循其源，以至其委，于是二千餘里之灤河曲

折分合盡得其實，因詳注其地名及諸水之匯流而酈

道元歐陽修等茲元史河渠志所載相舛誤者，都為四

條攷證，如左夫江淮河濟中國之四瀆也。其理大物博

較之灤河濱水不啻倍蓰，而禹貢以數語盡之，茲注濱

水數千言，猶有未盡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蓋得

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

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所由殊然，則就同文

韻統會中外而傳濱水之實詎不在此時乎哉？

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國古爾山

山焉，興安正幹自張家口向東至獨石口外為大山折

而西北過上都城入于圍場之海喇堪與興安大嶺相

連，屬出泉處較興安山梁尤為特出，山陽山陰樹木茂

密，與他山異，信為名山。山陽為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

濱蒙古游牧地，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諾爾涓流曲折伏而復現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卷首

摩霍爾和碩，自都爾本諾爾至

三道河自東來匯之，其水一出伊克達巴罕一出楚河，始暢又

西北流，復有二小水，一自布爾噶蘇台一自克爾哈達

立隆者重循其源，以至其委，于是二千餘里之灤河曲

折分合盡得其實，因詳注其地名及諸水之匯流而酈

道元歐陽修等茲元史河渠志所載相舛誤者，都為四

條攷證，如左夫江淮河濟中國之四瀆也。其理大物博

較之灤河濱水不啻倍蓰，而禹貢以數語盡之，茲注濱

水數千言，猶有未盡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蓋得

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

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所由殊然，則就同文

韻統會中外而傳濱水之實詎不在此時乎哉？

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國古爾山

山焉，興安正幹自張家口向東至獨石口外為大山折

而西北過上都城入于圍場之海喇堪與興安大嶺相

連，屬出泉處較興安山梁尤為特出，山陽山陰樹木茂

密，與他山異，信為名山。山陽為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

濱蒙古游牧地，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諾爾涓流曲折伏而復現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卷首

摩霍爾和碩，自都爾本諾爾至

三道河自東來匯之，其水一出伊克達巴罕一出楚河，始暢又

西北流，復有二小水，一自布爾噶蘇台一自克爾哈達

立隆者重循其源，以至其委，于是二千餘里之灤河曲

折分合盡得其實，因詳注其地名及諸水之匯流而酈

道元歐陽修等茲元史河渠志所載相舛誤者，都為四

條攷證，如左夫江淮河濟中國之四瀆也。其理大物博

較之灤河濱水不啻倍蓰，而禹貢以數語盡之，茲注濱

水數千言，猶有未盡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蓋得

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

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所由殊然，則就同文

韻統會中外而傳濱水之實詎不在此時乎哉？

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國古爾山

山焉，興安正幹自張家口向東至獨石口外為大山折

而西北過上都城入于圍場之海喇堪與興安大嶺相

連，屬出泉處較興安山梁尤為特出，山陽山陰樹木茂

密，與他山異，信為名山。山陽為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

濱蒙古游牧地，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諾爾涓流曲折伏而復現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卷首

摩霍爾和碩，自都爾本諾爾至

三道河自東來匯之，其水一出伊克達巴罕一出楚河，始暢又

西北流，復有二小水，一自布爾噶蘇台一自克爾哈達

立隆者重循其源，以至其委，于是二千餘里之灤河曲

折分合盡得其實，因詳注其地名及諸水之匯流而酈

道元歐陽修等茲元史河渠志所載相舛誤者，都為四

條攷證，如左夫江淮河濟中國之四瀆也。其理大物博

較之灤河濱水不啻倍蓰，而禹貢以數語盡之，茲注濱

水數千言，猶有未盡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蓋得

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

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所由殊然，則就同文

韻統會中外而傳濱水之實詎不在此時乎哉？

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國古爾山

山焉，興安正幹自張家口向東至獨石口外為大山折

而西北過上都城入于圍場之海喇堪與興安大嶺相

連，屬出泉處較興安山梁尤為特出，山陽山陰樹木茂

密，與他山異，信為名山。山陽為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

濱蒙古游牧地，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諾爾涓流曲折伏而復現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卷首

摩霍爾和碩，自都爾本諾爾至

三道河自東來匯之，其水一出伊克達巴罕一出楚河，始暢又

西北流，復有二小水，一自布爾噶蘇台一自克爾哈達

立隆者重循其源，以至其委，于是二千餘里之灤河曲

折分合盡得其實，因詳注其地名及諸水之匯流而酈

道元歐陽修等茲元史河渠志所載相舛誤者，都為四

條攷證，如左夫江淮河濟中國之四瀆也。其理大物博

較之灤河濱水不啻倍蓰，而禹貢以數語盡之，茲注濱

水數千言，猶有未盡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蓋得

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

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所由殊然，則就同文

韻統會中外而傳濱水之實詎不在此時乎哉？

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國古爾山

山焉，興安正幹自張家口向東至獨石口外為大山折

而西北過上都城入于圍場之海喇堪與興安大嶺相

連，屬出泉處較興安山梁尤為特出，山陽山陰樹木茂

密，與他山異，信為名山。山陽為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

濱蒙古游牧地，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諾爾涓流曲折伏而復現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卷首

大折而南流四十三里白河自西注之

此與發源瑪尼圖達巴罕經密雲縣會

頭石入河流至此勢益寬大又十一里繞雪峯寺又二

之白河與又三十三里老牛河自東北注之又三十

里至滴水崖南二河自東注之又十里柳河自西注

之又六里車河自西注之又三十餘里至門子哨入遼

十一里過武山西橫河自西注之又三里至偏涼汀

界黃花川自西注之又三十二里清河自東注之又九

里豹河自東北注之折而西流二十里經濶河灘又南

流折而東復折而西經楊枝峪又東南流二十一里入

潘家口折而東又折而西流二十里經走馬哨又二十四里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卷首

至老河口

道今又西南流二十里至小河崖清河自

西北注之

此與黃花川南及平又七里至石家莊濶自此

分支

名高密河常潤大兩時仍分流達海折而西南流五十餘里至新

橋口入于海自河源至此約二千餘里

酈道元水經注云濡水出禦夷鎮東南接禦夷鎮為北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卷首

魏六鎮之一其建鎮之所雖不可攷而魏太祖紀云築

長城于長川之西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里又魏

世祖破蠕蠕列置降人于漠南東至濡源西槩五原陰

山分六鎮是禦夷居六鎮之東自獨石口外至開平皆

無稽惟云二源雙引夾山西北流則未能實辨都爾本

諾爾為濡水正源而以夾山來會之三道河誤為濡源

其故地以今所攷上都河源方向核之道元所言非盡

雙引其云出山合成一川則即今之茂罕和碩耳至云

十餘里經孤竹城

入盧龍縣界又三十五里至合河口青龍

河自東北來匯之

其源出特布克入桃林口復有一水自冷口來會之經永平府城西過虎

又西北逕禦夷故城東其遺跡無可據惟以鎮北百四十里計之當在今烏蘭河屯之地其餘諸山水雖與今圖不能悉合然所云又北逕其安山東屈而東北流似即今之多倫鄂博圖其云逕沙野西又逕沙野北則似指伊克們綽克至喀喇烏蘇一帶沙磧言之其云三泉鴈次合為一水注呂泉水則似今之克伊綱河合伊克霍爾昆等三源也云逆流水則似今之伊札爾也云木林山水則似今之海畠台水也云又東盤泉水自西北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卷首

東南流注濡河則似今額爾德尼布拉克也又所云東南水流迴曲謂之曲河以今圖屈折形勢觀之蓋即今大河口自此以下道元即闢入白糧要陽按其地距所云會武列水之熱河境尚七百餘里漢時郡縣安得至此其舛尚何待深辨乎至云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則為今之潘家口無疑其云塞道自無終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陞東至清陞無終為今玉田林蘭陞蓋今喜峯口清陞即今冷口即此以證不特塞垣疆界了然即田疇

引曹操迴軍盧龍塞之處亦可得其大概矣其自潘家口以內至入海處酈注所記州邑山水雖名稱今昔不同而以志乘訂之皆約略可數而未至大舛蓋道元于諸水源委詢攷纂詳故所言時有相合者惟未嘗親履其地且以漢言誌蒙古山水名目往往傳訛傳會更不免謬以千里則泥古而不知覈實之過也

歐陽修云灤水出炭山東北胡三省通鑑注因之其後

陳組綏職方圖攷顧祖禹方輿紀要皆從其說今攷獨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卷首

石口外無所謂炭山者惟巴延屯圖古爾山據努三云土人名其山為黑老山按昔人有謂濡水出黑龍山者龍老音轉承訛黑龍山之言似不為妄今巴延屯圖古爾山其陽石色黝黑所謂炭山或即指此而明一統志乃以萬全縣南之炭山當之其地距獨石三百餘里則更風馬牛不相及矣

元史河渠志灤水出金蓮川中今獨石口外濡源相近處無所謂金蓮川者按金史地理志云桓州曷里滸東

川更名曰金蓮川又元史地理志云世祖命劉秉忠相
宅于桓州東濱水北之龍岡中統元年為開平府五年
加號上都即今之上都河屯正在濱水之北桓州尚在
其西攷元周伯琦扈從北行記云至失八兒禿地多泥

悠北斗北千折繚環護邦國直疑銀漢天上来金蓮滿
川淨如拭蓋濼河先逕金蓮後至上都伯琦詠濼河而
篇及金蓮殆指河流所經言之修元史者直以為濼出
金蓮川中誤矣

至察罕腦兒猶漢言白海也歷數驛始至桓州又王惲
中堂事記云濼野蓋金人駐夏金蓮云云攻其地皆與
上都河屯相近失八兒禿當為什巴爾台蒙古語泥濼

處也在上都西少北寧罕腦兒當為察罕諾爾蒙古語

白湖也在上都南少西金蓮川當在什巴爾台察罕諾

爾之間元陳孚金蓮川詩云茫茫金蓮川日映山色赭

昔人建離宮今但存古瓦蓋金時于此建景明宮為避暑之所許安二流有金蓮千里之朴吾以臣不節也

計之亦相合又今巴爾台少西止有和格和山蓋即

金史所謂曷里滌者川在其東去獨石口幾五百里其

非濡源明甚周伯琦賦得濂河送蘇伯修詩云清濂悠悠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一

晉水

湛水

水經注目錄

地理類四 河渠之屬

卷七

卷一

河水

卷二

河水

卷三

河水

卷四

水經注
目錄

卷五

河水

卷六

河水

卷七

汾水

涑水

原公水

洞過水

卷八

濟水

卷九

濟水

卷十

淇水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目錄

洹水

卷十一

濁漳水

卷十二

易水

卷十三

聖水

巨馬水

灤水

卷十四

濕餘水

沽河

鮑丘水

濡水

大遼水

小遼水

沮水

卷二十一

卷十五

洛水

伊水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目錄

三

瀍水

澗水

卷十六

穀水

甘水

漆水

澆水

沮水

瀍水

卷十七

渭水

卷十八

渭水

卷十九

渭水

卷二十

漾水

丹水

卷二十二

汝水

丹水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目錄

四

潁水

洧水

潩水

澇水

渠

卷二十三

陰溝水

汎水

獲水

汎水

卷二十四

睢水

瓠子河

汶水

卷二十五

泗水

沫水

卷二十六

流水

淄水

潍水

卷二十七

泗水

卷二十八

泗水

卷二十九

泗水

湍水

粉水

比水

卷三十

淮水

滍水

滍水

滍水

滍水

滍水

卷三十二

漻水

决水

泄水

施水

漳水

羌水

梓潼水

573-10

卷三十三

江水

卷三十四

江水

卷三十五

江水

卷三十六

青衣水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目錄

七

桓水

沫水
存水

溫水

延江水

卷三十七

添水

夷水

葉榆河

油水

澧水

沅水

浪水

卷三十八

資水

湘水

溱水

卷三十九

洭水

鍾水

米水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目錄

八

灊水

水經注
目錄

瀆水

贛水

水經注
目錄

瀆水

卷四十

漸江水

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臣等謹案水經注四十卷後魏酈道元撰道

元字善長范陽人官至御史中尉自晉以來

注水經者凡二家郭璞注三卷杜佑作通典時猶見之今惟道元所注存崇文總目稱其

中已佚五卷故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所

引滹沱水涇水洛水皆不見于今書然今書

仍作四十卷疑後人分析以足原數也是書

自明以來絕無善本惟朱謀埠所校盛行于世而舛誤亦復相仍今以永樂大典所引各

按水名逐條參校非惟守句之訛層出疊見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九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十

其中脫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者其道

元自序一篇諸本皆佚亦惟永樂大典僅存

蓋當時所據猶屬宋槩善本也謹排比原文

與近本鈞稽校勘凡補其闕漏者二千一百

二十八字刪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

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神明煥然

頓還舊觀三四百年之疑竇一旦曠若發蒙

是皆我

皇上稽古文經籍道盛鄉媛完委之祕響然竝

臻遂使前代遺編幸逢

昌運發其光于蠹簡之中若有神物搆呵以待

聖朝而出者是亦曠世之一遇矣至于經文注語

諸本率多混淆今考驗舊文得其端緒凡水

道所經之地經則云過注則云逕經則統舉

都會注則兼及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經則

首句標明後不重舉注則文多旁涉必重舉

其名以更端凡書內郡縣經則但舉當時之

名注則庶考故城之迹皆尋其義例一一釐

定各以案語附于下方至塞外羣流江南諸

派道元足跡皆所未經故于灤河之正源三

藏水之次序白檀要陽之建置俱不免附會

乖錯甚至以浙江安合姚江尤為傳聞失實

皇上命使履視盡得其脈絡曲折之詳

自我

御製熱河考源考證諸篇為之抉摘舛謬條分

縷擗足永訂千秋目食沿訛謹錄弁簡端永昭定論又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為廣魏則決非漢時鍾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今既得道元原序知竝無桑欽之文則據以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目錄

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爾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校上

納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序曰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于北方而為物之先也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及其氣流屆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竝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者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鬢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遭問津之性識絕深經道論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三反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閑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闕天歷筭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卑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于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

欽定四庫全書

水經注
原序